



告别彩礼“糊涂账”，司法“标尺”立规矩

彩礼纠纷问题，已成为影响家庭和谐、引发社会矛盾的突出症结。面对恋爱期间的大额消费如何定性、婚前购置的房车是否属于彩礼、“闪婚闪离”后彩礼应否返还等一系列难题，当事人往往各执一词，基层调解也常陷入“情理”与“法理”难以兼顾的困境。

日前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5 件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，以清晰的裁判规则树立起司法“标尺”，不仅为审判实践提供了明确指引，也为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注入了法治动能。

彩礼纠纷难解，根源在于其性质界定的模糊性。传统习俗、情感付出与经济往来相互交织，使得这类纠纷缺乏清晰的界定标准。此次发布的案例，正是针对实践中的模糊地带作出了精准回应：恋爱期间的消费性支出，属于情谊行为范畴，不纳入彩礼

范畴；而以缔结婚姻为明确目的、具有较大数额的购房款、购车款等，则被认定为彩礼性质。这一区分，既尊重了人际交往中的情感逻辑，也厘清了婚约财产的法律属性，为“人情”与“契约”划出了清晰边界，让裁判真正有章可循。

尤为重要的是，这批案例传递出鲜明的价值导向，与培育文明乡风、良好家风、淳朴民风的基层治理目标同频共振。一方面，它旗帜鲜明地重申“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”的法律原则，通过对“婚托”“婚骗”等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，形成有力司法震慑，捍卫婚姻的诚信基石。如“郑某诉吴某离婚纠纷案”中，对相识三日即“闪婚”并迅速携彩礼离异的行为，判决全额返还彩礼，正是这一导向的生动体现。另一方面，裁判也充分考量现实生活的复杂性，摒弃

简单化处理。对于双方虽未登记但已长期共同生活，并形成稳定生活关系甚至育有子女的情形，法院以共同生活时间、彩礼实际用途等为核心考量因素，以此进行利益平衡，体现了司法裁判的温度与实质正义。

司法“标尺”的确立，对基层治理具有深远的辐射和支撑作用。它首先为基层调解组织提供了权威、具体的参照系，增强了调解工作的底气和效能，有利于将矛盾化解在基层、消弭在萌芽状态。同时，典型案例本身就是最生动的法治公开课，能够有效引导公众廓清认识误区，树立健康、文明的婚恋观和财产观，从思想根源上抑制高价彩礼、铺张浪费等不良风气，推动移风易俗。

当然，彻底破解彩礼难题，绝非司法单独可为。这是一项系统工程，需要

民政、妇联、宣传等多部门协同发力，将司法裁判确立的规则精神有机融入村规民约、社区公约，通过道德教化、示范引领、文化熏陶等多种方式，构建起法治、德治、自治相结合的治理格局，共同培育新时代婚嫁新风。最高法以典型案例确立裁判标准，正是激活这一协同治理网络的关键一环。

规则明，则纷争止；导向清，则风气正。这份涉彩礼纠纷的司法“标尺”，衡量的远不止财物归属，更是对公序良俗的守护和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。当法治的阳光持续照进婚姻家庭领域，曾经盘根错节的彩礼“糊涂账”必将日渐理清，而婚姻中以诚相待、重情轻利的本质，也将在更加清朗的社会风尚中焕发光彩。

□陈相

《声鸣远扬 2025》引热议，音乐选秀何以“远扬”？

近期，全国优秀歌唱人才选拔节目《声鸣远扬 2025》火出了圈，总决赛第十场已落下帷幕，节目播出当晚网直播收视率总和 1.12%，份额总和 6.15%，是省级卫视占有率最大综艺节目。这档由湖南广电牵头，联合五大省级卫视及两大网络平台打造的歌唱人才选拔节目，在音乐综艺的创新之路上留下了深刻足迹。

《声鸣远扬 2025》之所以能掀起声浪，不仅因其颠覆性的全程直播形式，更在于它是一场关于“谁在发声”与“声音何以成长”的深度探索。节目的核心突破，恰恰在于它清晰地回答了音乐人才选秀的两个核心问题：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音乐人？又该如何培育他们？

“选什么人”决定了节目的底色与格局。《声鸣远扬 2025》展现了一种超越流俗的视野，它摒弃了以单一审美或背景划界的狭隘标准，转而构建了

一个崇尚“多样性”的选拔模型。节目中的选手，虽未必是严格意义上的“专业”与“草根”的二元对立，但他们确实代表了截然不同的音乐养成路径、审美取向与生命质感。从学院派严谨体系中淬炼出的歌者，到在独立场景与生活磨砺中形成独特表达的创作者，再到根植于特定地域文化土壤的传承者，他们被置于同一个价值平台。《声鸣远扬》选手误闯天家”这一热议话题，恰恰是这种策略的生动注脚。节目的选拔逻辑，并非简单比较技艺高下，而是致力于发现那些能够承载独特文化印记、拥有真挚情感表达能力和鲜明艺术个性的“声音样本”。它要选拔的，不是工业流水线上合格的产品，而是各有纹理、能丰富华语乐坛生态的“未来可能性”。

“如何育人”，则揭示了节目更深层的责任担当。它并不满足于呈现一个经过打磨的完美舞台，

而是大胆地将幕后的“生长过程”作为叙事主线。全程无修音直播就是最严酷的“压力测试”。它去除了所有技术缓冲，逼迫选手必须具备“一遍过”的稳定实力与强大心理。每一次瑕疵与每一次超越都真实可见，这种高压环境能最快地暴露问题、激发潜能。

同时，更令人感慨的是节目“扶上马，送一程”的担当。在赛程中，七强选手便迎来了“资源开挂”时刻！迈利撒、李斌彬、危晋宇、张卓尔、生特吾姬、高旭、马韬七位选手集体登上跨年晚会舞台，更登台顶流音综《声生不息》补位录制。这一波操作可以说是《声鸣远扬》七强资源拉满。这不仅提供了曝光，更让他们在真实的高规格演出中快速积累职业经验，完成从比赛选手到职业歌手的实战转型。这套体系的目标清晰：不是仅仅制造一个比赛的胜利者，而是力争将每一

个有潜力的选手，都锻炼成具备专业素养的音乐人。

《声鸣远扬 2025》的火热，说到底还是选人和育人的路子走对了。它通过“海纳百川的选”，将多元的音乐生命形态纳入视野，重新定义了“好苗子”的丰富内涵。继而通过“倾尽资源的育”，以真实竞技为熔炉，以顶级平台为阶梯，为这些苗子的破土成长提供阳光与土壤。它证明了，一档音乐选拔节目的生命力，不在于制造转瞬即逝的幻象，而在于能否建立一个“选拔-曝光-成长”的良性循环体系。当节目愿意将资源投入到人的长远发展，而非仅仅兑换成短期的流量数据时，它所收获的，就不仅是一季的热度，更是对整个行业生态的一次有力提振。这或许才是其“声鸣”得以“远扬”最深沉的底气。

□吴海刚

消费 1400 元买不到尊重，服务变成了“看人下菜”？

近日，上海某网红餐厅服务员帮顾客拍照心生不满，事后在朋友圈挂出顾客照片进行辱骂和诅咒，并表示：两个人才吃一千四，什么时候吃到一万四再让我这样服务你好吗？引发广大网友热议。平台显示，该餐厅主营法式料理，人均消费 765 元，被评为“黑珍珠 2025 上榜一钻餐厅”。（1 月 15 日《大河报》）

服务员的一句“两个人才吃一千四”，像一把钝刀子，割开了所谓高端餐饮的体面外衣。表面是服务纠纷，其实是一场关于尊严、金钱与阶层想象的无声对峙。

人均消费 700 多的餐厅，挂着黑珍珠的牌子，灯光柔和，餐具锃亮，连空气都好像被滤过一遍。可就在这样的地方，一个服务员竟因帮顾客拍照后心生不满，在朋友圈晒出对方照片，并恶语相向。老板很快出来表态：震惊、开除、交律师。动作之快让人咋舌，但掩盖不了已经泼出去的污水。

对此，笔者不禁要问：服务员的愤怒从何而来？不是无缘无故的恶意，而是一种被长期压抑后的扭曲反弹。在那些标榜“极致体验”的高端场所，服务人员往往被训练成没有情绪的影子。他们要微笑、要弯腰、要记住客人的名字和忌口，却不能有自己的好恶。久而久之，这种职业性的自我消解，很容易在某个临界点崩裂。而触发点，可能只是客人多提了一个要求，或者只花了“一千四”。

“吃到一万四再让我这样服务你”，这句话刺耳，却也赤裸。它暴露了一种潜规则：在某些人眼里，服务不是职业本分，而是按消费金额兑换的特权。你花得少，就不配被认真对待。这种逻辑，其实早已渗透进许多所谓“高端”行业的骨髓里。服务员不过是把这套潜台词大声说出来了，于是成了众矢之的。

可我们是否也该问问：是谁默许甚至鼓励了这种“消费即尊严”的价值观？当一家餐厅以人均 700 多元为门槛，用黑珍珠、米其林等标签构筑起一道无形的墙时，它吸引的不只是食客，还有某种身份认同的幻觉。走进的人，未必真懂法餐，但至少觉得自己“值得”坐在那里。而服务者，则被默认为这场身份游戏中的配角，甚至道具。

更讽刺的是，那位服务员或许也曾是这套体系的信徒。她可能真心相信，只有消费上万的人才配享受她的笑容。于是，当现实与预期不符，愤怒便转向了“不够格”的顾客。这其实是一种双重异化：既被资本异化为服务工具，又被消费主义异化为价值判断的执行官。

事件曝光后，舆论一边倒地谴责服务员，却很少有人追问：为什么一个服务员会觉得“一千四”不值她的服务？为什么我们默认高端餐厅的服务就该比街边小店更“高贵”？说到底，服务的价值不该由账单金额决定，而应源于对他人基本的尊重。无论我们吃的是鹅肝还是煎饼果子，都不该被当作施舍的对象，也不该成为别人情绪的垃圾桶。

那家餐厅或许很快会恢复平静，新来的服务员会继续微笑，菜单上的价格纹丝不动。但这件事留下的裂痕，不只是在顾客与店家之间，更在我们对“服务”二字的理解里。真正的高端，从来不是靠人均价格堆出来的，而是看它如何对待每一个走进门的人，无论他们点的是最便宜的前菜，还是整瓶的勃艮第红酒。

有时候，一千四买不到尊重，不是因为钱太少，而是因为人心太贵。

□罗登廉

